

<<不乖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不乖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573326847

10位ISBN编号：9573326841

出版时间：2010/07/05

出版公司：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
作者：侯文詠

页数：24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不乖&gt;&gt;

## 前言

小時候上作文課時，老師要我們讀故事寫心得。

故事的內容是對日抗戰期間，女童軍送國旗給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守軍的故事。

照說，這個關於榮譽、愛國、奮不顧身的故事，心得一點也不難寫。

不過那時我故意唱反調，寫了一篇「吐槽」的心得。

文章詳細的文字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，大意基本上是： 一、如果不能打勝仗，送國旗也沒用。

如果能打勝仗，國旗過幾天再掛也沒關係。

二、如果打敗仗還掛國旗，老百姓會誤以為打勝仗，錯過了逃亡的黃金時機。

還有， 三、國土失掉了，還可以收復，但女童軍命沒了，就無可挽回了。

因此還是命比較重要&hellip;&hellip; 我還寫了不少理由，總之，結論就是大唱反調。

可以想像，在那個國家、民族情操重於一切的年代，我被老師約談了。

老師問我：「老師平時對你好不好？」

我說：「好。」

「如果你覺得好的話，聽老師的話，別人怎麼寫，你就怎麼寫。」

老師停了一下，又說：「大家會怎麼寫，你知道吧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相信老師，這是為你好，你聽話以後才有前途。」

「噢。」

我相信了老師，從此我的文章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一種是公開的、「聽話」的文章，像是：作文課的作文、比賽的作文、考試的作文、貼在壁報上的作文。

另一種是偷偷摸摸的、「不聽話」的文章，像是：傳小紙條的文章、寫情書的文章、投稿的文章&hellip;&hellip; 一直到了我長大之後，我母親還很喜歡數落我小時候多麼頑皮、多麼不乖的事蹟。

當然，四行倉庫的心得事件，也是其中的一件。

對我來說，那些其實只是聽從自己內心的話，或者誠實地說出、做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事情而已。

當時我一點也沒想過，那就是所謂的「不乖」。

依照那樣的定義，我這一輩子其實還做了不少「不乖」的事。

像是，第一次投稿時沒有郵資，偷爸爸的郵票。

像是，為了讓稿子內容更精采，編出許多學校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。

為了看電影，偷偷翻牆爬進電影院，被老闆拎著耳朵拉出來&hellip;&hellip; 或者，像是，約會時沒有徵得雅麗小姐的允許，就偷偷地吻她。

或在實驗室做研究時，明明大家都覺得異想天開、根本不可行的方法，我硬是要試。

或明明大家覺得是沒有機會被接受的期刊，我硬是要投稿。

或辭去了醫師的工作，成為一個專職作家，成為一個編劇、廣播主持人、電視連續劇製作人&hellip;&hellip; 回想起來，是這些「不乖」、「不聽話」的作為或決定，一點一滴造就出了今天

我的人生非常決定性的部分。

有時候我不免要想，如果我那時候放棄了「不聽話」的文章，只寫「聽話」的文章，或者因為沒有零用錢買郵票，因此放棄投稿，或者先徵詢雅麗小姐同意，才敢吻她&hellip;&hellip; 少了這些「不乖」，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呢？

我真的不知道。

我相信，就像我的老師講的一樣，所有要我乖的人幾乎都是很善意地為我好。

我也相信，聽話的人的確會有前途。

那時候我並不明白，不聽話的人，長大一樣會有前途的 - - 差別只是，聽話的有聽話的前途，不聽話

## <<不乖>>

的有不聽話的前途。

回想起來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很想讓那個年輕、不乖又有點徬徨的自己，或者像我當年一樣的年輕人知道：別擔心，只要相信你自己，繼續努力、用力讓自己長大成心中想望的樣子，一切都會很好的。

那時，如果能聽到類似的話，從愛我或為我好的人口中說出來，或許我會少些猶豫，多點堅定與專注吧。

於是，我開始了這本書的書寫。

## <<不乖>>

### 内容概要

如果他一直乖乖地當醫生，就不會有作家侯文詠了！  
巨變時代，擁有8種最迫切競爭力的關鍵態度，為人生畫上驚嘆號！  
你是心甘情願的乖、毫無懷疑的乖嗎？  
乖就能成功、乖就能快樂嗎？  
在一個今日的標準答案很快被明日淘汰的巨變時代中，只有不乖，才能確保你永不過時&hellip;&hellip;從小到大我們一直被要求做乖寶寶、乖學生，最好大家都一輩子照著主流價值觀活到老、乖到老！  
那麼，為什麼現在卻反過來要「不乖」？  
當然，你也可以選擇繼續乖下去，但有太多疑問在等待我們去挖掘，有太多挑戰在考驗我們的應變力，有太多刺激在拓展我們的視野，而「乖」可能會讓你無法適應波動激烈的時代，「乖」可能逼你在遭遇挫折時選擇放棄&hellip;&hellip;這樣的乖，怎麼會有進步的空間？  
人生怎麼可能獨一無二、精采好玩？  
試著用「不乖」的角度想想：為什麼「認真」拚不過「迷戀」？  
失敗又怎麼會比成功好？  
為什麼我們總是用「別人的腦袋」，而不是「自己的腦袋」想事情？  
為什麼「視野」遠比「眼界」更重要？  
&hellip;&hellip;讓我們跟著侯文詠一起想想，在一個今日的標準答案很快就會被明日取代的巨變時代中，如何突破那些別人給的標準答案，進而培養出適應變動的競爭力，追求真正屬於自己的答案，並且開創出自己想望的人生！

<<不乖>>

作者简介

侯文詠 台灣嘉義縣人，台大醫學博士，目前專職寫作。

## &lt;&lt;不乖&gt;&gt;

## 章節摘錄

根據辭海的解釋，所謂「乖」指的是：孩子懂得道理而不淘氣。  
換句話，「乖」指的是順服。

也許有人要問：這樣的乖有什麼不好？

在我看來「懂得道理，不淘氣」沒什麼不好，問題出在這個孩子懂的「道理」到底對不對，有沒有道理。

考自己的文章得不到一百分？

先來講個故事吧。

我有篇文章被收錄進國文教科書裡去了。

那年我的孩子正好是第一屆讀到這篇文章的九年級學生。

他們班上的同學就對他說：「你回去問你爸爸，這課到底要考什麼？」

於是兒子跑回來問我。

我不聽還好，一聽了差點沒昏倒。

我生平最痛恨考試了，沒想到自己的文章變成了別人考試的題目。

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自大學聯考（現在叫指考）之後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論語、孟子這些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拿去燒掉。

（望著熊熊一陣火，心裡還一陣快意暢然&hellip;&hellip;）我抓了抓頭，尷尬地說：「我真的不知道學校老師會考什麼耶&hellip;&hellip;」

「可是，」兒子著急地說：「你是作者啊。」

「問題是我當初寫這篇文章的目的，並不是為了讓人拿來當考試題目的啊。」

結果我當然想不出什麼題目來。

後來學校真的以那課的課文為範圍考了一次試。

兒子考完試之後，我突發奇想，請他把考卷拿回來讓我也考一考。

本來不考還好，一考之下我發現我不會寫的題目還真多。

我寫完了試卷，兒子對照答案，竟只得到八十七分。

兒子用著沉痛的表情告訴我：「爸，你這個成績拿到我們班上大概只能排第十三、四名。」

我聽到是有點愣住了。

考十三、四名當然成績雖不是很糟，但這起碼表示：我們的制度更認同那十二個比我分數更高的同學。

那十二個考得比我好的同學當然很值得驕傲。

但我擔心的不是他們。

而是我們這樣的教育制度最後會把我們帶到哪裡去？

這實在很可怕。

如果所有的人都很「乖」，大家也全循規蹈矩地變成了拿高分的考試高手，將來誰來當作者寫文章給人讀呢？

本來，學習國文的目的是為了要培養學生欣賞作品的的能力，並且在欣賞的過程中學習到用中文表達的能力。

然而，在這樣的制度下，學生的思考全被文法、辭性這些技術性的問題給占據了，以至於考試能力固然很強，但卻加深了他們對中文的疏離。

這樣的疏離，不但剝奪了學生從閱讀得到感動、思索人生的機會，甚至剝奪了他們書寫表達的興趣，搞得他們連寫出通順流暢的文章都大有問題。

這麼一來，就算國文考得了高分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雖然這只是我們可以舉出來的千千萬萬個例子之一，但這樣的例子也正是「太乖」了的最大的風險之所在。

這樣的風險在於：一旦主流思考錯了，我們就再也萬劫不復了。

東方文化向來重視傳承，不聽話的孩子叫「不肖」（意思是，孩子和父母親不一樣），孩子聽父母親的話叫盡孝，臣子聽君王的話叫盡忠，於是我們有了忠臣出於孝子之門的傳統，有了黃帝、堯、

## &lt;&lt;不乖&gt;&gt;

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&hellip;&hellip;這一脈不能違背的前輩。  
在這樣的文明裡，一個後代最了不起的德行就是做到把先人的想法「發揚光大」。

問題是，這就是一切了嗎？

先人就不出錯嗎？

如果從黃帝開始就是錯的，我們怎麼辦呢？

就算黃帝是對的好了，一直經過堯、舜、禹、湯，假設就在湯的時代發生了巨大的改變，誰又敢保證黃帝時代的看法，到了湯的時代，一定合適呢？

一旦如此，誰有能力讓那些錯的改成對的？

「乖」的文明固然能夠擁有穩定性，卻缺乏對變動的適應能力。

這樣無法「自我改變」的文明當然是危險的。

長期觀察雁鵝的諾貝爾獎得主勞倫茲曾有個很有趣的觀察：他發現由於母雁鵝喜歡色彩豔麗、翅膀肥厚的「肌肉男」型公雁鵝，同種競爭的結果，一代一代的公雁鵝變得色彩越豔麗，翅膀也越肥厚。

不幸的是，鮮豔的色彩使得雁鵝更容易暴露，肥厚的翅膀更減緩飛翔的速度。

這一切「同種競爭」的優勢正好是「自然競爭」的劣勢。

於是，一代一代下來，雁鵝在大自然中，瀕臨了滅亡壓力。

就某個程度而言，這些「肌肉男」型的公雁鵝，像是順應社會主流的「乖」孩子，也得到了一定的回報。

但雁鵝自己很難理解到，牠們同種競爭優勢，反而更加速了牠們被淘汰的速度。

這樣的觀察給我們的啟示是：順服主流，並且取得領先不是重點，重點是這個主流的標準，不是大自然生存競爭的標準。

因此，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才會說：「吾愛吾師，但吾更愛真理。」

用東方的標準來說，一個亞里斯多德這樣愛「真理」更勝過愛「老師」的學生當然不乖。

但真理為什麼比老師重要？

答案再清楚不過了，如果愛老師是「倫理」法則的話，愛真理卻是更高層次「生存」法則。

對一個群體來說，當然沒有比「生存」更加迫切的法則了。

也許有人要問：「倫理法則難道不重要嗎？」

或者：「尊師重道難道不是好事嗎？」

倫理法則固然重要。

但是沒有人規定「倫理」法則一定要跟「真理」法則抵觸啊。

就以我過去從事的醫學研究來說好了，大部分的研究人員窮盡一生努力，就是為了找出證據，推翻前人或長輩的說法。

這樣的推翻被稱為「創新」。

科學的倫理就是以創新為核心基礎。

在這樣的科學倫理之下，有了這種「青出於藍、更甚於藍」的學生，通常老師是很有面子的。

創新的學生不但不會被社會稱為「不肖」、「忤逆」，他的研究、論文，很多時候也成了老師的研究最佳的砥礪。

我在醫學界的研究如果推翻了我老師的看法，他不但不會生氣或把我逐出師門，反而會因為「名師出高徒」而感到沾沾自喜。

不但如此，這樣的文化也激勵了老師再接再厲，有了必須推翻學生研究的壓力，這種師徒爭的熱鬧場面與佳話在西方的科學界是屢見不鮮的。

在這樣以「真理」為最高標準的氛圍裡，形成了一種視「不乖」為理所當然的科學倫理。

不像「乖」文明像不可逾越的一攤死水，「不乖」文明擁有能隨著時間「改變」的變革能力。

在這樣的制度裡，儘管子不必肖父，徒不必肖師，但創新卻可以隨著時代需求不斷繁衍、累積。

乖或不乖的結果與過程或許有人認為，「不乖」固然創新，可是失敗的機會很高。

就算老師說的不一定對，但相對之下，至少錯的機會少些吧。

假設老師只對百分之七十，那麼乖也還是比不乖成功的機率大一點吧？

## &lt;&lt;不乖&gt;&gt;

在我看來，這不是對或錯的機率高的問題。

我再說個故事。

從前我家小朋友從家裡到小學走路不遠，雖然路程只有一、二十分鐘左右，但為了安全考量，從小學一年級開始，我們還是讓他每天坐校車上下學。

就這樣一直到了三年級的某一天，校車司機生病請假了。

我們心想反正從學校到家裡只有四、五條街的距離，就讓他自己走路回家算了。

這本來應是一件很簡單的事，沒想到一趟原本應該是一、二十分鐘的「旅程」，小朋友整整走了兩個小時才回到家。

急得我們到處找他，只差沒報警了。

媽媽當然很生氣，覺得小朋友怎麼老是做出讓父母親擔心的事情，少不了一頓耳提面命。

不過我關心的倒是這趟旅程他到底怎麼走，走了兩個小時？

吃過晚飯之後，我決定帶著小朋友重新溫習一遍他的回家之路。

我們父子就這樣拿著地圖，在學校附近又繞了一、兩個小時，重新對照、印證每個可能的選擇，小朋友終於把從家裡到學校的路完全弄明白了。

我們從校門口出發，用小孩邏輯重新走過一次，我才發現這一趟旅程非同小可。

儘管同樣的路程小朋友已經坐校車走過無數次了，但只要小朋友沒自己親自走過，對他而言就是陌生的路。

到過別的城市自助旅行的人一定明白我的意思。

要徹底認識一個城市，一定得自己拿著地圖，邊開車或邊走路，實際對照印證才行。

如果只是搭乘遊覽車或別人的車，等到下次我們自己旅行時，到了同樣城市，其實還是搞不清楚東南西北的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每到一個十字路口，小朋友面臨了三個選擇。

以五個街口的回家路途而言，就有三的五次方的選擇 - - 換句話說，在完全陌生的情況下，他猜中並且幸運回到家裡的機率只有二四三分之一。

光是這樣都已經很困難了，更何況，一旦在任何街口做錯選擇，之後他將面臨的是更多、更複雜的選擇 - - 可見回家是一趟多麼艱鉅的旅程啊。

走完了這一趟多出來的意外之旅，我驀然發現，原來兩年多以來都能快速、準時到達學校的兒子，其實是沒有自己上學能力的。

兒子坐校車的經驗這讓我想起了所有國文、英文、數學&hellip;&hellip;考高分的學生，就像我家小朋友每天能準時到校一樣 - - 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能力。

有一天，當這些考高分的學生必須面對真實世界時，再高的分數、名校，能幫得上的忙恐怕是很有限的。

所以我說「乖」與「不乖」的差別不是「對的機率」大小的問題，而是對知識學習與掌握的層次的問題。

如果「乖」像坐校車上學那麼容易、方便，那麼「不乖」應該就是自己用腳的探索與嘗試。

一個每天坐著校車上學的「乖」孩子，他被剝奪的其實是「不乖」的機會 - - 這個不乖，也正是對事物真正認識，必須經歷的探索與嘗試錯誤的過程。

有些人也許要問：如果可以不用經歷那些無可預測的「不乖」過程，乖乖地長大，不是很好嗎？真的很好嗎？

人生真的可以這麼樣「乖乖」地到老死而沒有疑問？

同樣坐著校車上學，到底是有過「不乖」經驗，還是沒有「不乖」經驗的孩子更叫人放心呢？

答案其實是很清楚明白的。

和玩樂器很像，很多時候，人生中的完美演出也是必須通過許多錯誤與練習才能達到的。

大部分小孩準備考試時，師長們會要求小孩做模擬考題或測驗練習題，覺得非這樣不能考得高分。

可是回到「真實人生」這個場域 - - 不管是談戀愛、交朋友、選填志願，大部分小孩卻連一點練習、嘗試錯誤的機會都沒有。

這樣，在面對人生試鍊時，如何能考取高分呢？



## &lt;&lt;不乖&gt;&gt;

我們的人生太害怕「錯誤」了，覺得在嘗試錯誤的過程要付出太多無法預期的時間與代價。

可是如果嘗試錯誤是學習過程必要的一部分呢？

我們是不是得預留下一些「錯誤嘗試」與「不乖」的空間與機會給自己呢？

有些父母親不免要擔心地問：是不是等孩子長大一點，心智成熟一點，能夠自行判斷時，再給他們這個空間。

這樣的思考最大的謬誤在於：首先，如果沒有這些空間，他們很可能心智上永遠都不會長大。

再來，更重要的，如果真的一定得有犯錯的經驗，當然是越年輕代價越小啊。

我年輕時曾經為人借貸當保證人，損失了幾百萬元。

這些錢占了我當時的資產一半，覺得痛苦不堪，可是現在想想其實也算還好。

幸好是年輕時就有這個經驗，並且學得教訓，從此人生就算打過疫苗了。

否則到了這個年紀再遇到這種事，也損失現在一半以上的資產，那才是真正的慘不忍睹啊。

對很多捨不得小孩嘗試錯誤的父母親其實是要換個角度來看事情的，如果嘗試錯誤對孩子的成长是必須的，那麼孩子能在你看得見的時候嘗試，其實是件好事。

不管後果如何，做父母的多少還可以陪伴孩子度過困境，或是給予一些必要的援助。

否則等他離開父母時才碰到，就算有心可能都幫不上忙了。

以前常聽人說：「人不輕狂枉少年。」

過去總覺得這話聽來有點輕狂。

可是現在想想，這話實在是人生的至理名言。

老實說，沒有輕狂少年的經驗，就不可能造就出一個深思熟慮的成人。

就像許多植物都必須受到溫度或照光的刺激之後才能開花一樣。

叛逆、不乖也是生命之中開花、結果必須的「生長激素」啊。

人不輕狂不但枉費少年，更進一步，我還要說：人不「叛逆」枉少年。

人無「不乖」枉少年啊。

做一個太乖的人當然不好。

可不可以不寫功課 我這樣說，一定有人不以為然。

反駁我：「你說『不乖』才好，但殺人、搶劫、打架也是不乖啊。

難道這樣也可以嗎？

「不乖」當然不見得就沒有問題。

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：到底是「乖」的問題大呢？

還是「不乖」的問題大？

我再說另一個故事。

我們家小朋友在很小的時候曾經不寫功課，聯絡簿一拿回家裡，常常滿篇都被老師寫滿了紅字。

為了這個，兒子常常和媽媽有意見衝突。

後來兩個人鬧得雞飛狗跳，媽媽只好請我這個爸爸出面處理。

很多家長處理這種事的基本邏輯就是以「完成功課」為前提，在這個前提之下，展開威脅利誘 - 不用說，這樣的威脅利誘當然是以「乖」為前提的。

不過我個人的看法正好相反。

在我看來，我的小孩好不容易對他的世界開始發出問題，開始有了不乖的「叛逆」思考，這樣的機會我當然不可輕易錯過。

我把決定換個角度，順著小孩的思路，從「不乖」為前提來思考問題。

如果要不乖的話，我們開始討論：怎麼樣才可以不寫功課呢？

小孩一開始聽到我的議題當然是一臉狐疑的表情，不過很快他就感受到，我是認真的。

沒多久，我們就想出了不少辦法（雖然兒子覺得不太可行），這些辦法包括了：一、我把印章交給他，讓他自己去聯絡簿上蓋章。

（小孩問：「可是功課沒寫，老師如果打電話來問我會怎麼說？」

我說：「我當然實話實說，說章是你自己蓋的。」

## &lt;&lt;不乖&gt;&gt;

我可不能幫你說謊。

」這個提議立刻就胎死腹中了。

) 二、或者，我打電話請老師允許他不要寫功課。

(小孩問：「全班只有我一個人不寫功課，同學會怎麼看？」

」我說：「別的同学要怎麼看你，我實在無能為力。

再不然，我打電話給所有的家長，請他們叮嚀他們的小孩，去學校不可以嘲笑你。

」當然，這個提議也出局了。

) 三、最後，我們又想出了一個辦法：根據「沒有盲腸就沒有盲腸炎」的外科法則，如果不上學也就沒有功課了。

(我表示可以向教育局提出在家自主學習的申請，這樣他不用去學校上學，也就沒有功課，更沒有蓋章或者是同學看法的問題了。

) 小朋友聽了，似乎覺得這個方案有可行之處，不過為了慎重起見，他希望我讓他考慮三天。

我欣然同意。

在這三天的時間之內，他到處打電話諮詢親友團的意見。

親友們大部分當然都不贊成只為了不寫功課不去學校上學。

由於他這麼到處打電話，同一時間，我也接到不少關切的電話（包括我親愛的老媽），承受不少壓力，但我決定保持沉默。

就這樣過了三天。

三天後，在晚餐桌上，他鄭重向我們宣佈，經過慎重考慮的結果，他決定 - - 還是要去學校上學！

「為什麼是這樣的決定呢？」

」媽媽問。

「我想，學校有很多的同学，不但如此，學校還可以培養我們德、智、體、群各方面&hellip;&hellip;」這 - - 可 - - 有 - - 趣 - - 了，聽起來完全像是校長在升旗台上精神講話的口氣。

「所以？」

」「所以，我想我還是去上學好了。」

」「那不想寫功課怎麼辦？」

」我問。

「其實功課沒有那麼麻煩啦。」

」「搞了半天，」我抱怨：「什麼都沒有不一樣嘛。」

」「雖然外表看起來差不多，」他指著腦袋瓜說，「可是這裡不一樣。」

」「有什麼不一樣？」

我看不出來啊。

」「你當然看不出來，」他說：「可是真的不一樣。」

因為，我想過了。

」這個故事我在《我的天才夢》裡面說過了，不過，故事還有後續發展。

此例一開，大兒子嘗到甜頭，進一步想全面檢討其他那些「沒有經過他同意」的課外活動。於是我們只好把他的時間表拿出來，從學英文、游泳、鋼琴，一樣一樣重新確認。

「我對鋼琴課沒興趣了。」

」他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」我問。

「因為太無聊了。」

」「無聊？」

」「嗯。」

」他覺得鋼琴是女生彈的。

事實上，這件事他已經向媽媽抱怨過好幾次，媽媽雖然威脅利誘，成效顯然不彰。

## &lt;&lt;不乖&gt;&gt;

我想了一下，立刻拿起電話，打給住在樓上的老師，告訴她大兒子暫時不上鋼琴課了。

鋼琴老師是那種充滿愛心與耐心的老師。

她一聽到大兒子想放棄鋼琴，立刻憂心忡忡地勸我要多鼓勵孩子、要孩子再堅持下去云云，可是我不為所動。

在我的堅持之下，老師無可奈何，最後只好勉強同意我的決定。

放下電話之後，大兒子的表情有點愣住了 - - 沒想到這個夢寐的希望這麼容易就達到了。

看得出來他很高興，但還故意裝出一臉「哀矜勿喜」的表情。

這時門鈴忽然響了，大兒子跑去開門，原來是在樓上上鋼琴課的小兒子課程結束回來了。

我很清楚地聽見他用高八度的聲音，亢奮地對弟弟叫嚷著：「欸，我不用彈鋼琴了，欸，欸，欸&hellip;&hellip;我從此不用彈鋼琴了。」

我走到門口對小兒子說：「哥哥說他不想學鋼琴，我已經答應他了，」這事得一視同仁才行，「你呢？」

你還想學嗎？」

「想啊。」

弟弟正津津有味地吃著老師獎勵他的棒棒糖，「棒棒糖好好吃，而且老師還有好幾種不同的口味我都沒吃過。」

「你確定要繼續上下去？」

他點點頭。

從此我們家開始變成「一國兩制」 - - 弟弟繼續學鋼琴，哥哥則快樂地享受他爭取來的自由。每當弟弟練琴時，哥哥總會有意無意地就跑到鋼琴旁炫耀。

「好舒服噢，我又K完了一本《哈利波特》。」

再不然就是：「你知道嗎？」

電視上正在轉播N B A球賽，到現在Michael Jordan已經一個人獨得五十二分了。

」&hellip;&hellip;弟弟不屑地看了哥哥一眼，繼續練習他的鋼琴。

就這樣經過了三個月。

有一天，弟弟上完鋼琴課從樓上下來，在門外猛按門鈴。

哥哥去打開門。

「什麼事啦，」哥哥看了弟弟一眼，「這麼興奮？」

「你看，這是什麼？」

弟弟高舉著翻開的聯絡簿，指著上面的紅字，一個字一個字興奮地唸著：「弟弟加油，這樣繼續努力下去，程度就要超越哥哥了噢。」

哥哥的臉色從紅色又變了青色。

他轉過身來，嘴裡喃喃唸著不知什麼，邊唸邊自顧往房間走。

眼看事有變化，我立刻也跟隨進房間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問哥哥。」

「彈那種垃圾車的音樂，沒什麼了不起啦。」

「你不要這樣嘛，」我說：「你不學鋼琴，弟弟繼續學，他會超過你，這是必然的事啊。這很自然，不是嗎？」

他不說話。

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。」

不學鋼琴當然就會被弟弟超過，這很公平啊！」

「我又沒有說不學，我只是說很無聊，你就&hellip;&hellip;」賴到我頭上來了？」

我沉默了一下，靈機一動，問他：「怎麼，你現在又想學了？」

如果真想學的話，我可以再和老師說啊。」

「可是，過去弟弟都只上半個小時，我上一個小時太無聊了。」

討價還價？」

## &lt;&lt;不乖&gt;&gt;

「那我告訴老師，你也從每次半個小時開始好了。」

「老師會不會不高興？」

「哎呀，你想繼續學，老師高興都來不及了，怎麼會不高興呢？」

「就這樣，老大又回去上鋼琴課，每次半個小時。」

和我們不用再擔心小孩寫功課的事情一樣，這次回去上鋼琴課的熱忱完全不同。我開始在他的聯絡簿上看見了老師稱讚的話語。

「你這次好像進步很多噢？」

「我問大兒子。」

「你知道鋼琴要進步的秘訣是什麼嗎？」

他抓了抓頭，神秘地對我說：「就是要停一段時間不彈。」

「是噢。」

「我半信半疑地看著他。」

這次再重新學琴，老大的確進步得很快，沒多久，他跑來跟我商量說：「我現在發現我的功力大增，才開始熱身呢，半個小時竟然一下子就過去了。」

如果你不反對的話，我每次上課時間可以改成四十五分鐘好了。」

於是上課從三十分鐘改為四十五分鐘。

就這樣上了兩個多禮拜，兒子又有意見了。

「這次又怎麼了？」

「我問。」

「老師上課都是三十分鐘，再不然是一個小時，這樣上四十五鐘，學費好難算噢。」

「學費很難算？」

「我不太懂。」

「給三十鐘的學費太少，給一個小時又太多，這樣好了，」他說：「我犧牲一下，我上一個小時好了。」

「原來是想上一個小時，拐彎抹角的。」

我說：「折騰了三、四個月，現在事情又回到了原點，還是同樣的老師，不但同樣每個禮拜上課，而且還是每次上一個小時，你一定要告訴我，事情到底有什麼不一樣？」

「當然不一樣。」

為什麼呢？」

他告訴我的答案，仍然還是那句老話：「因為我想過了。」

「小孩的鋼琴就這樣自動地繼續彈了下去。」

十多年過去了，大兒子的鋼琴雖談不上什麼專業水準，但直到現在，鋼琴成了他喜歡的技能，以及煩悶時的陪伴。

這個故事就是這樣了。

對我來說，我之所以願意對「不乖」這麼寬容，最大的理由正是：經由這個「不乖」的過程，小孩得到了一種「他和功課」或者「他和鋼琴」之間更深度的思考——這個思考，就像一直坐校車的小孩必須自己走路才能真正弄懂上學的路一樣，孩子也唯有自己思考過，才可能對自己人生的選擇有更深刻的認知。

因此，當大兒子說：「我想過了」時，他試圖表達的，正是這個從「無知」到「知」的過程。

回到一開始的問題，殺人、搶劫、打架，這樣也可以嗎？」

我的回答是：這些是不對，而不是不乖。

之所以會有這些不對的行為，主要的原因是過去在面對許多人生抉擇時，沒有嘗試、思考，甚至更深刻認知的機會，以至於「誤入歧途」，走上了錯誤的道路。

因此，對我來說，這個從不乖到認知的過程是遠比寫不寫功課、學不學鋼琴這些學習本身更重要許多的。

<<不乖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